

A Study on Qian zhongshu

A STUDY ON QIAN ZHONG SHU

Etude des Qian zhongshu

ETUDE DES QIAN ZHONG SHU

Das studium an Qian zhongshu

DAS STUDIUM AN QIAN ZHONG SHU

錢鍾書研究

● 錢鍾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

■ 文化藝術出版社



錢鍾書研究

錢鍾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



第一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钱 锺 书 研 究

第一辑

《钱锺书研究》编委会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125字数258,000插页2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39-0499-2/I·278

定价: 4.80 元

目 录

发刊词·····	(1)
编委笔谈·····	郑朝宗 周振甫 陆文虎 (1) 黄裳 傅璇琮
《谈艺录》(增订本)补正·····	钱锺书 (7)
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	郑朝宗 (33)
《管锥编》与佛经·····	黄宝生 (53)
《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	周振甫 (60)
龙的飞舞·····	黄克 (79)
钱锺书《谈艺录》的几个特点·····	陆文虎 (88)
如何评价《宋诗选注》·····	夏承焘 (106)
文人的手眼·····	黎兰 (112)
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	解志熙 (120)
论《围城》的修改·····	张明亮 (138)
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	吴福辉 (161)

读《写在人生边上》……………王依民 (173)

诗化哲学与钱锺书……………李洪岩 毕务芳 (178)

钱锺书喜剧美学思想初探……………胡范铸 (200)

促膝闲话锺书君……………柯 灵 (222)

钱锺书小说对现代小说史的贡献……………〔美〕夏志清 (227)

《围城》英译本导言……………〔美〕茅国权 (250)

作家兼学者钱锺书的《围城》……………〔苏〕И·艾德林 (269)

酝酿者和浮慧者……………〔港〕黄维梁 (281)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日〕小川环树 (294)

钱锺书——关注意大利文学的

作家和学者……………〔意〕朱·白佐良 (300)

附 录

钱锺书著作目录……………一 甫 (305)

《谈艺录》人名别称索引……………宁 夫 (311)

钱锺书研究资料目录……………西山子 (337)

编委笔谈

郑朝宗：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是真正爱好学问不存一点俗念者的高论。无奈目前非上古时代，印刷及纸张均极方便，一部真有价值的著作不待藏诸名山，早已有知音者揭而出之，以昭示世人。退一万步说，即使作者本人断绝文字缘，单凭妙舌传道，其二三素心的朋友中亦必有人不忍珠玉随风飘散、归而笔之于纸者（如《论语》是），仍不免出荒江野屋而流传于人间，成为众所瞻仰的“显学”。

所以，可厌的不是“显学”而是“俗学”。什么叫作“俗学”？依我的理解，就是庸俗化了的“显学”。大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况，每当一种新学说或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出现时，其国之学者群趋若鹜，争相研诵，然后著为文章，各抒己见，由于各人水平不同，其高者探骊得珠，与作者意会神合，其低者则仅得皮毛，甚至充满误解曲解，使原作面目全非，把“显学”变为“俗学”的正是后面一种人。

然而，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为了怕出现“俗学”便把“显学”束之高阁。《管锥编》的问世到现在已历十年。十年来国内外对此书的反响相当热烈，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即从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与方法的新颖（沟通中外）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尚有许多写作及其他方面的特点难以备述。直到现在为止，关于此书的评介文章似乎还停留在一般推荐的阶段上，没有触及真正深微之处，因此其作者的真面目还若隐若现。倘任其继续下去，则名噪一时的《管锥编》也有可能沦为钱先生所说的“俗学”。为了避免这种厄运，我建议今后我们对钱著（包括《管锥编》以外的其他专书和论文）的研究，不再作一般的评述，而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即一篇文章只谈一个问题，力求深透和符合作者的本意。这样做自然难度更大，但毕竟有助于使自己及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钱著，不妨试试。

周振甫：文化艺术出版社创刊《钱锺书研究》，我非常赞同。钱先生的著作和创作，舒展同志称为“文化昆仑”，极为博大精深。读钱先生的书，有的如入宝山，得宝以为光宠。但钱先生的书，胜过宝山。因宝山上的宝物，被人取去一件就少一件。钱先生的书，其中所蕴藏的珍宝，像《老子》说的：“既以为人既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读者从钱先生的书中取得珍宝，加以宣扬，使更多人知道钱先生书中所蕴藏的珍宝，启发更多人的智慧，这正是钱先生通过他的书来“为人”和“与人”，而初读钱先生的书或未读钱先生的书者，对钱先生书中所蕴藏的珍宝或所知不多，或无所知者，经过有人对钱先生书的研究宣扬，也会知道钱先生书中蕴藏很多的珍宝。这样，受到启发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愈有”“愈多”了。再说，对钱先生书中的珍宝，各人的认识不一定相同，各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互相交换，对钱先生书中所蕴藏的珍宝提高认

识,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赞美《钱锺书研究》的出版。

黄裳: 古往今来,文苑中有才华洋溢,写出了杰出作品的天才作者;也有埋首汗青,钻研不辍,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人。一般的看法,认为这两者是截然异趣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走不到一起去,也是不可得兼的。但也有例外,钱锺书就是才人同时又是学人。在进行钱锺书研究时,是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特点的。正像中外诗人中都有“通感”的现象存在一样,钱锺书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论文,也有这样一条贯串其中的线。因此,我觉得把他的著作分做两类来研究,使用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未必是最好或唯一的方法。像《管锥编》那样严肃的研究著作,中间也时常流露出才华闪烁的机智,有时竟有好杂文。而像《围城》那样的充满机智的作品,却是以一种深厚浓郁的学养为基础的。如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或者可以更能深刻理解他的无论哪一类作品。

作为研究,就不能不做些发掘整理的工作。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外,钱锺书过去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未收集的逸篇,是值得花些力气来索引钩沉的。虽然这一点在钱先生本人未必是同意的。他曾笑说有些史料发掘者是摸金校尉那样的人。他也深深怀有“壮悔滋深,藏拙为幸”的心思。不过作为研究,总是以掌握更多的资料,对作者作通体的观察为目标的。作者的家世渊源、家学承受,也都是研究工作中的应有之题。钱先生的旧诗,目前所见只是零玃碎锦,作者想有自存的稿本,读者也是想望一读的。而这些作品本身,又是《谈艺录》中大量诗论的很好的比照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曾说过,听钱先生谈天,是一种极好的享受。那真是咳唾珠玉,充满了机锋的。每常感到,这些精彩的谈话,不能加以记录真

是十分可惜的事。是不是可以想法加以补救呢？我不敢说，只能提出一种希望。如有适宜的人选，有领受的机会，多少记下一二，使清言妙语不随风而俱逝，那就太好了。

傅璇琮：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锺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在古典文学界，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也未能被充分的理解，而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研究。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需要提高，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向前辈学者学习。这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特别是对一些有突出成就，能体现一代学术高度发展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作细致的、虚心的研究。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要取得当代意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这样壁立千仞的著作，我们如果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还不断地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已知的认识，怎么有真正的研究可言呢？钱先生在治学上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就是树立一个高标准，使我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这样的治学才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这才使一切有志者不致浅尝辄止，而奋进不已。我想，真正静下心来读钱先生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或比我们晚一些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获有多有少，笔法有新有旧，但似乎总有一种程式，不管搞一个作家论或作品研究，或一个时代、一个命题的探讨，总摆脱不开一种固定的格局。而钱先生却不然，在他那里，似乎已纵逸于一切程式或格局之外。钱先生没有特地写什么作家评论，或什么某某研究、某某诗评，他似乎在行文中偶一涉及，但就是这些看来不

经意的寥寥数语，却正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髓所在。这种能超然于程式、格局的学术研究，古人往往用化境加以形容，正是我们要着力研究之点：这可能会突破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的较为单一的缺陷，使研究者视野能有所开阔，从而活跃研究的空气，丰富研究的内容。

但钱先生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学养不到这一步，勉强模仿，就会显得做作。钱先生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明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的《青梅》，《绿野仙踪》第六〇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三十八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有些人的诗文笔记，特别是明清人的一些作品，似乎除了钱先生引述过以外，过去再也没有人曾经提起过。经钱先生一加引述，使这些本来似乎无甚意义的作品获得新的价值，也使读者在认识和鉴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会有如此丰富的宝藏。

对于古典文学界来说，研究钱先生的著作应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他们正在取得成绩，但这种研究的数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与钱先生的贡献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太不相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锺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锺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

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陆文虎：大约七八年前，我在外省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一题为《应当重视〈管锥编〉》的文章，承蒙《读书》杂志编者的美意，找来送给钱锺书先生看了。钱先生后来在信中对我的呼吁持“保留态度”。他说，书既已出版，还是“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他又指出，“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搀合成的东西。”揆之古今中外的某些名人，我不能否认这个论断的正确。然而，我以为，经过吹嘘而成为“重要”与原本重要而为人所轻，是不能划等号的；尊重至极而神化与还其本来应有之适当地位，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因此，我体会钱先生并非希望《管锥编》的读者愈少愈好，乃是对一般喜欢赶浪头、捧虚名的文化消费行情保持警惕而已。

我曾认真读过能到手的全部钱锺书著作，深感从中受到的启迪和教益之多，将是终身受用不尽的。我曾在许多要好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朋友面前热诚地推崇钱先生的著作，他们读后，也无不被钱著的特有魅力所深深震惊，从而后悔读之过迟。今天，钱锺书著作已受到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广泛欢迎，这当然不是我们鼓吹的结果，而是自然而必然的事。

“钱锺书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态势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能有一份专门研究“钱学”的杂志，是我想望已久的。如今，文化艺术出版社愿意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是在做一件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大好事。风动云兴，我相信今后的“钱学”研究，一定可以层层扩远、步步深入。因此，我十分愉快地承担了编辑本刊的工作。

在第一辑编就，准备付印的时候，我又记起了钱先生的告诫。我想，“不能庸俗化”应当成为我们的办刊方针。

《談藝錄》(增訂本)補正

錢 鍾 書

315頁 〈呂氏春秋·辨土〉：“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原引〈亢倉子〉一節全出於此。

316頁 〈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維〈韋公神道碑銘〉：“君子爲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杜甫〈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此二處“喪家”之“喪”亦卽如夏侯文、黃詩之讀去聲。杜甫〈奉贈李八文判官〉：“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以“喪家”對“窮轍”，則“喪”又似從〈史記〉本義讀平聲矣。

320頁 〈東坡題跋〉卷二〈題柳子厚詩〉之二：“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亦如山谷之隱取聖俞語，而專爲“用事”發，似遜原語之通方也。

321頁 原第三行：“……驅使野言，俾入文語，納俗於雅爾”後漏去：“(canonization——V.Shklovsky, *A Sentimental Journey*, tr.R.Sheldon, 1970, 233).”

322頁 淮南王序《離騷經傳》，稱屈原“皜然，泥而不滓”，太史公《屈原·賈生列傳》取其語。然以蓮揣稱高潔，實為釋氏常談。《四十二章經》即亦云：“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花，不為泥所污。”宋陸佃《陶山集》卷二《依韻和雙頭芍藥》第六首至云：“若使覺王今識汝，蓮花寧復並真如”，蓋以茲花為釋氏表志矣。蘇軾《答王定國》：“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亦如黃詩之用釋語。周敦頤《濂溪集》卷八《愛蓮論》：“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花之君子者也”；名言傳誦，而有拾彼法牙慧之嫌。故牟巘《陵陽先生集》卷四《荷花》詩序謂此花“陷於老佛幾十載，自託根濂溪，始得儕於道”，詩有云：“喚醒佛土從前夢”。足徵道學家嚴儒釋之坊，於取譬之薄物細故，亦復煞費彌縫也。此喻入明漸成妓女之佳稱，如梅鼎祚著錄妓之有才德者為《青泥蓮花記》，錢謙益《列朝詩集》閩四讚王微云：“君子曰：修微青蓮亭亭，自拔淤泥。”（參觀同卷評楊宛）又《初學集》卷一八《有美一百韻》讚柳如是亦云：“皎潔火中玉，芬芳泥裏蓮。”道學家必謂蓮花重“陷”矣。

324頁 《國朝詩別裁》卷一六梁佩蘭《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五律發端云：“至今亡國淚，灑作粵江流”；沈德潛批語：“以中間語作起步，倍見其超。”即謂其能變“行布”之“常體”(deviation)也。

325頁 希萊爾馬訶亦昌言，說者之知解作者可勝於作者之自

知親解 (Auf dieser neuen Anschauung vom Schaffen beruht der kühne Satz Schleiermachers, es gelte, einen Autor besser zu verstehen als er sich selbst verstand. — W. Dilthey, *Entwürf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I. ii. 6,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W. Misch et al, VII, 217. Cf. K. Mueller-Vollmer,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1986, 83, 87, 139).

330頁 〈老學菴筆記〉載曾致堯教李虛己以“響字”訣，可與方回〈瀛奎律髓〉中評語合觀。〈律髓〉卷四二選虛己〈次韻和汝南秀才游淨土見寄〉詩，方評亦記致堯授以詩訣事，申言曰：“予謂此數語詩家大機括也。工而啞，不如不必工而響。潘邠老以句中眼爲響字，呂居仁又有字字響、句句響之說；朱文公又以二人晚年詩不皆響責備焉。學者當先去其啞可也。抑揚頓挫之間，以意爲脈，以格爲骨，以字爲眼，則盡之。”邠老祇言“響字”，“句中眼”之說乃出方氏附益。卷一六杜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評：“‘強自’與‘盡君’二字正是著力下此，以爲詩之骨、之眼也。但低聲抑之讀五字，却高聲揚之讀二字，則見意矣。”蓋謂句中字意之警策者方是“句眼”，故宜“響”讀；若一字音本響亮者，如“敲”音之響於“推”，非卽“句眼”。其言與曾氏戒“啞”之旨，未必盡同。卷四二陳後山〈贈王聿修、商子常〉：“貪逢大敵能無懼，強畫修眉每末工”；評：“‘能’字，‘每’字乃是以虛字爲眼，非此二字，精神安在？善吟詠古詩者，點綴一二好字，高唱起而知用力著意所在矣。”夫此二句“用力著意所在”，爲句首之“貪”、“強”二字，“能”、“每”賴以策勳；方氏墨守潘邠老“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之說，遂舍本逐末，摘“句眼”而如紅紗蔽眼矣。卷一少陵〈登岳

陽樓》，評語開宗明義：“凡圈處是句中眼”。“然即若同卷陳簡齋《渡江》：搖櫂天平〔圈〕渡，迎人樹欲〔圈〕來”；宋之問《登越臺》：“地濕煙常〔圈〕起，山晴雨半〔圈〕來”；楊公濟《甘露上方》：“雲捧〔圈〕樓臺出天上，風飄〔圈〕鐘磬落人間”；皆圈第四或第二字爲“句眼”，又乖邠老“五言詩第三字，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之論。進退失據，方氏有焉。

337頁 史籍所載奕道“殺”字雙關之例，似莫早於《晉書·載記·呂纂傳》：“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呂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山谷“殺之如奕棋”句倘無“如奕棋”三字斡旋，便是“胡奴斫人頭”之“殺”，而非“斫胡奴頭”之“殺”矣。

338頁 《藝文類聚》卷七六引梁武帝《十喻詩》，詠“如炎”即“陽燄”也。有云：“亂念矚長原，例〔疑訛〕見望遙炯〔‘炯’之訛〕。遙迤似江漢，泛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約斂即山谷之七字，敷陳則梁武之四十言。

341頁 《猗覺寮雜記》卷上亦謂山谷賦醪醕一聯師法義山之詠早梅。

344頁 《猗覺寮雜記》卷上引相書：“手如薑芽者貴。”

350頁 《世說·文學》支道林在白馬寺講《莊子》則，劉孝標註引支《逍遙論》：“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即盧克

來修所謂：“嗷嗷此口，乞漿長開”，或黑格爾所謂：“今日飽食，無濟於事，明日仍不免復饑餒耳。”亞奧古士丁有要言：“凡大樂均以更大之苦爲先導”（*ubisque maias gaudium molestia maiore praeceditur. — Confessions, VIII.iii, Loeb, I, 416-7*）；約翰生博士亦慨：“人生乃缺陷續缺陷，而非享受接享受”（*Life is from want to want, not from enjoyment to enjoyment. —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ed. Birbeck Hill, III, 53*）。又可爲叔本華主張之提綱挈領也。

354頁 馮開之《快雪堂集》卷二《刻〈首楞嚴經〉序》至明斥朱子《集註》之“支離汗漫不可讀”。

356頁 袁簡齋《隨園詩話》卷三：“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爲詩，俗所謂‘半路上出家’者”（參觀卷七引梅式菴言“古文人儒者”皆“少年科甲”一則）。

359頁 方苞《望溪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斥公孫弘之“興儒術，則誘以利祿，使試於有司，由是儒汙。”與畢公叔論王氏“新學”所謂“欲尊經術而反卑之，爲利祿之具”，殊事而同揆。

364頁 《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參觀《管錐編》一六六頁《增訂之二》。

370頁 以“詩品”作詩，可上溯《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少陵“翡翠蘭苕”，退之“鯨牙龍角”，濫觴於是矣。

373頁 少陵《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之二亦云：“孤雲隨殺氣”。杜言雲“隨”殺氣，與高達夫言殺氣“作”雲，如唯之與阿也。

375頁 文藝復興時意大利名著《君子論》亦記賈人赴俄邊境，與土著貿易，冰河間之，隔岸議價；寒極語出口即凍，引吭高呼，彼此不聞片言，乃積柴爲燎，冷氣稍解，語聲之凍結者亦如春雪融流，喃喃可辨（le parole che per spazio d'un'ora erano stato ghiacciato, cominciarono a liquefarsi e discender giù mormorando come la neve dai monti il maggio. —Castiglione,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 55, Biblioteca Classica Hoepliana, 1928, 195），後世談詭小說記書中人游俄，一日車過狹徑，御者吹角戒來車，角喑無聲，夕投逆旅，圍爐取煖，掛壁之角忽悠揚出調，蓋聲之凍者此時冰釋也（tunes were frozen up in the horn and came out now by thawing. —*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 Ch.6）.“熱鬧”、“冷靜”之稱又得新解焉。

376頁 意大利古掌故書載一僮見無花果“有淚”（aveano la lagrima），擷食且語之曰：“莫哭！（Non pianger, no）”（Franco Sacchetti, *Il Trecentonovelle*, No.cxviii, *Opere*, Rizzoli, 371）。此亦坐實譬喻，以文爲戲也。

377頁 《文子·道原》：“虛者，中無載也。”《淮南子》蓋敷衍此語。